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 漢 陳 壽 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 喜 裴 松 之 注

孫 堅 孫 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

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

賊胡玉等從菴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

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

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紀曰昌以其父爲越王也與其子韶屬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

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

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

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壽角

弟寶稱地公將軍寶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弟梁稱人公將軍

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

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

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路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

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

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

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懼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京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徒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儁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爲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

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爲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卽發病而卒

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

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鷓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

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

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

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纓苴斬莊賈魏絳戮

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

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

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

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

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

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

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爲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

進讓堅答曰太引無文德以征伐爲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積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

以討卓

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過堅無禮堅過殺之

案王氏譜叡字通羅晉太保祥

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舉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

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卽承檄

勸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爲衣服詣使君更

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

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

英記咨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

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奉咨於軍門斬

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

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懼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

刺其兵卽將步騎五六百人請營省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拔劍罵詈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

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裨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

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

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

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

曰今此行也妥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

曹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懼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曰人城中

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

無糧墨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

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鑿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屬幘

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同燒柱因伏草中卓

騎望見圍繞斂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 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害而得虎也故術疑之 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

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營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 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術踧躅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

壯乃遣將軍李儉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

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文曰關東軍

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醜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息之孤昔與周慎西征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愼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愼必不克盡今有本末事未報愼又

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爲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

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愼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愼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糧穀當於外運畏愼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兇曹用必還美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聽用孤

愼又不能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邊兇果斷森圍愼輜輳重走果如孤策焉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爲可耳交曰堅雖賤見計故自

不如李傕郭汜開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嵩合殆死亡失印授此不爲能也卓曰堅特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交曰山東兇驅略百姓以作寇讎其鋒不如人堅甲

利兵曠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入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蹇卓所

發掘江表傳曰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埽除漢宗廟祠以太率堅軍城南甃官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

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關上又大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僞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

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關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必靈輝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妄置謂之僞不亦忍乎陳壽爲破虛傳亦除此說俱遺

居注不知六國殊名與傳國爲七者。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以金爲玉尤不異。吳璽
送璽者送天子六璽。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爲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
之以爲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播置不言。此爲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
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絕非六國之飲。要非常人所善。孫皓之降亦不
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
訖引軍還住魯陽。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
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况斯物哉。

紹遣會稽周賜爲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撥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
勳力。手言發。下賜字仁明。周所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與義兵。遣人要賜。賜即收合兵。衆得二千
人。從公征伐。以爲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兄九
江太守昂爲韋術所攻。賜德助之。軍敗。還鄉里。爲許貢所害。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

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送圖襄陽。軍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典略曰。堅悉其衆攻表。表
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

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
年二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

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就
兵下石中。堅頭應時墮。

堅曰。武烈皇帝。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嘉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
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爲朱備
所表。爲佐軍。留家著

壽。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雄。夙
成。開策聲聞。自舒來。造焉。更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

都。魏書曰。策當嗣
侯讓與弟匡。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翼吳景時爲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

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
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

下攝英雄備歷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黃祖所害策雖暗雅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雪耻爲朝廷外濟君以爲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傾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紘馬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鬻得報此乃君之動力策心所望也因紘位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運齊晉並與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馳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響敵可報據長江雷威德誅除羣穢國輔英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濟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部衆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懇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爲丹陽太守實從伯舅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從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讒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

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詎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懼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授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遠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尙在丹陽策從兄責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景資退舍歷陽繇遺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臧覇爲

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黃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

江表傳曰策說

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勇討橫江橫江因投木土召募可得二萬兵以佐明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使君國濟漢室門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

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

徙母阜陵渡江轉關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

江表傳曰策渡江攻臨牛渚營盡得郡閭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

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驛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

卽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糜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

餘人復下攻融爲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卽遷

將於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僞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

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尙在更深溝

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縣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爲人美姿

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劉繇募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

奔走

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

章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雖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饋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

賜將士遺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管融等故鄉部曲來降皆者一無所問樂

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

勢轉盛

吳人獻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

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稟治乃攻破虎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郡他鏡銅及前合備太守嘉興

策母吳氏曰景與故交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爲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歸

成族誅策自討虎等擊守使其弟與節和許之與劉繇與策會而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與體動驚

笑曰爾能坐躍焉捷不常聊戲爾耳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戲投之立死與有勇力
虎乘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
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
謂漢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

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

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
官據高承奉章章詣許拜獻方物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吳錄載策
使張紘為

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取諫之敝設非諷之備急箴納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
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感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愜然

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嚮應者董卓擅廢遺害太后弘農王略
悉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開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翦幼主東顧俾保傳

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魚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滸
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繫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

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主者雖有
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與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尙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

之權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憤憤同心而疾之以中
士希戰之兵當邊地踴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

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
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

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變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
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

南面稱孤莫之能圖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枝葉若除其偏去其饜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
成之盛自受且視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歸屬論近親之賢良以

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拾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
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草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墮頽

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草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墮頽

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草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墮頽

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草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墮頽

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
即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遂我盜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
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
之心公義既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率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
上感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
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爲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絃之文也此書必絃所
作

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驃騎王輔奉戎長詔書曰董卓亂

不如今以策爲騎都尉魯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
僞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賊衆妖妄
知術驕暴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
還討術爲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勳是與故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攝兼至是策勳力
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膺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驍都
尉領郡爲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輒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
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
始安鄆欽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
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山陽公勅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爲故
安都尉吳錄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涉隨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
顯所不克堪與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表書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
披雖輒捐廢猶用懷悼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在堂構之節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
祖列將嗣冠任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濤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行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罰
罪庶必厭墟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討堅
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記及吳志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
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與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賜拜討逆將軍改封吳侯
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就策置江太守勳勳長史張勳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極與勳好盟

勦斬得術衆時豫章上緣宗民萬餘家在江京策勸勦攻取之勦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勦衆盡降

勦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欲詔勦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屠女婿蒯瑒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

乃共昇術棺槨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勦於皖城勦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借告羅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借就海昏上緣使詣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借借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借

乃報勦具說形狀使勦來襲取之勦得借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勦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勦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責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勦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

襲皖城即克之得備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勦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爲蕪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徒所得人東詣吳責輔又於彭澤破勦勦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

救西還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勦策復就攻大破勦勦與借北歸曹公劉亦遁走策收得勦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曄

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

中郎將呂範領雋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操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百倍心精意果各盡用命越澗重灘迅疾若

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烟鋒刃所截燄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進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曄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

未禽祖宿殺得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驍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虞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勦是時袁紹方疆而策并江東

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勦見難與爭鋒也

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責女皆禮

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

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承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續岱曰孫將軍

爲人惡勝己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此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與郡人也受性聰達經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寇遊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卽救岱惟掉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爲危懼以言痛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常解遂通書自白貢卽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隱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迫之令追者若及於厭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狼邪干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築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盤之名爲仙人鐔趨度門下詰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卽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干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知顧君臣之禮豈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卽催斬之祀首於市諸事之者尙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縣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索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楚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符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禁加酷刑是乃譴諫非所以爲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貴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爲桓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豐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爲交州牧江表傳之虛知志林所云授神此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燔廬策催請將士使凍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于吉窮而先趨勢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再通塗輿誰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欺吾部伍今當相陰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爾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詐說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擣至溪湖盈海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懼共諷其尸天夜忽更與雲表之明且往視不知所存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

未詳
孰是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容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吳容亡匿江邊策單騎

出卒與容遇容擊傷策

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陰懷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

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遵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儼更得貢表以示

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策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嘗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八應弦而

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

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聞其心腹且深險疆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盡師汝穎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鑿見况策達於事勢者手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

四月遷帝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傳載策悉調豫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調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

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擊許詵述若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並并之志雖在上流

何辨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疆宗驍帥祖郎嚴虎之驍禽誠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徙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

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譔恩遇臨義忘生卒然奮發有倖古觀矣詩

云君子有徽猷小人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誓相吾與屬貢客其有焉

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

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齋劍皆分髮須臾卒

神記曰：鄧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愈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非見。如是再三，因擗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爲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孫氏兄弟皆

明略絕羣，創基立事，鑽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願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劍頭，况天倫之篤愛，靈遠之英靈，豈各名號於既往，遺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慮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爲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釐之良謨，是故魯隱於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圖，陷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邪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詐可終，情乖則禍亂屢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哉！竊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典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絕，然後口無諛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論之論不逞，杜覩視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爲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造乎。

吳志卷一考證

孫堅三十六萬一旦俱發○臣龍官按萬宜作方想當時傳寫誤方爲万因正万爲萬魏志賈詡傳注屠

三十六萬方則又多一萬字也

卓對應不順○對應宋本作應對

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天兵宋本作王兵

晏然自若注咨字子讓○毛本作子儀

拒雒九十里注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兒曹以下疑有脫文

平塞卓所發掘注且有五色氣○文選作每且有五色氣

爲祖軍士所射殺注劉表將呂公○後漢書劉表傳注中引英雄記作呂介

孫策堅薨還葬曲阿○何焯曰按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書吳高陵松柏斯拔參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于吳也

以堅部曲還策注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依舅監本誤依舊今改正

乃攻破虎等注策引白刃斫席○自刃太平御覽作白削

又注虎衆以其死也甚懼○以宋本作闕

策以書責而絕之注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毛本作廢主自與

封爲吳侯注遣議郎王輔○王輔宋本作王誦下同

又注聞其言以爲不然○北宋本作始聞其言多始字

又注瑪陰襲圖策○疑作陰圖襲策

又注仰榮寵顧所不克堪○宋本作仰榮顧寵

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注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

臣明補按前江表傳云時劉表遣從子

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則此虎卽表從子也狼字宜衍

又爲子章取賁女○章當作彰鄆陵侯也

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注名爲仙人鐔○一本作仙人鎌

年二十六注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推几宋本作椎几須臾卒北宋本作其夜卒